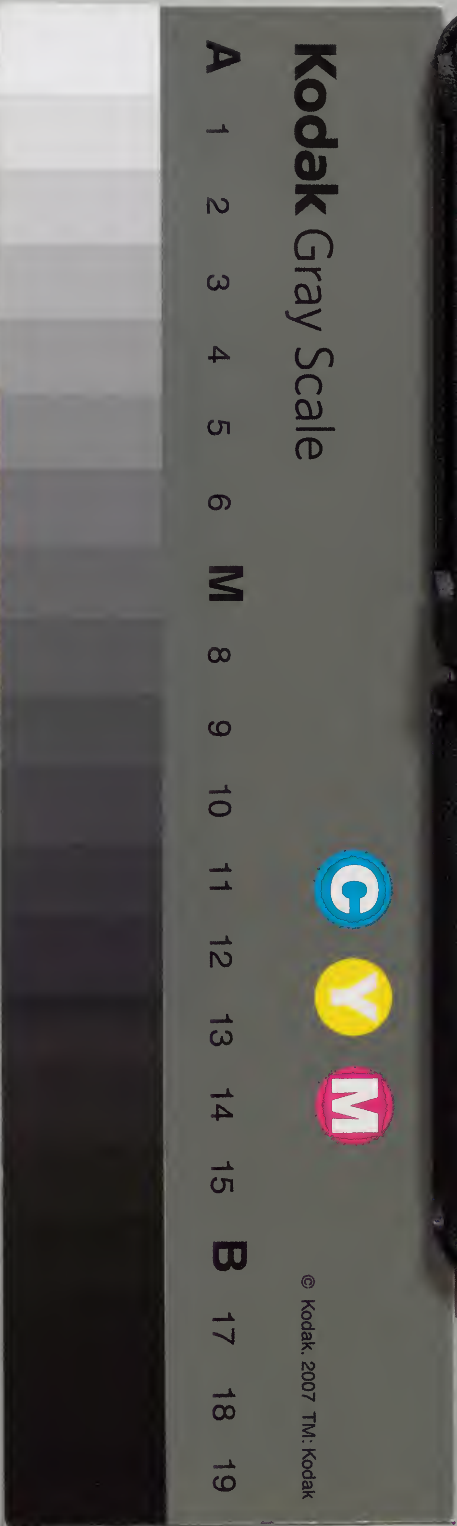


日講易經解義

十六

庫	文	閣	內
二七三南	八一三四	一六	冊
三架	冊		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8124
冊數	16 (14
函號	273 48



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六

論章文庫

子曰。易其至矣乎。夫易。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。崇效天。卑法地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

此一章是贊易道之至。見聖人德業與天地參。無非易理之所悉備也。孔子意曰。易之理其至極而無以加矣乎。何以言之。夫天下德之崇業之廣。至於聖人極矣。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。用易之理也。蓋易中六十四卦

日講

易經

易經解義卷之十六

三百八十四爻。莫非至理。聖人以之窮理而崇其德。則得之於心者。知識日進於高明。其知崇也。以之循理而廣其業。則體之於身者。踐履日就於篤實。其禮卑也。夫言乎崇者。莫如天。而聖人之知之崇。則效乎天。心之神明。獨超萬物之上。而物莫與並焉。以此觀德。何如其崇也。言乎卑者。莫如地。而聖人之禮之卑。則法乎地。身之體備。不涉一毫之虛。而纖悉弗遺焉。以此觀業。何如其廣也。德崇如天。業廣如地。以天地同此易之理也。試觀天設位於上。地設位於下。乾健坤順。二氣運行。而其間陰變陽化。如日月寒暑之類。往來不窮。日行乎其中矣。聖人知崇而日上。禮卑而日下。則其易知簡能。本成之性。存而又存。純於不已。而其間率由自然之道。裁制合宜之義。千變萬化。皆由此出。是存存之成性。乃道義之間矣。是聖人德崇業廣。與天地爲一者也。而無非體易以得之。易之理。豈不爲至矣乎。

按言德曰知崇。卽所謂尊德性。致廣大。極高明之事也。言業曰禮卑。卽所謂道問學。盡精微。道中庸之事也。而德之崇。至於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業之廣。備乎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此卽堯舜之德業。如天之無不疇。如地之無不載者也。聖人用易之極功。斷在此矣。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頤。而擬諸其形容。象其物宜。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而觀其會通。以行其典禮。繫辭焉。以斷其吉凶。是故謂之爻。言天下之至頤而不可惡也。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此一章是言卦爻之用。而此四節先言聖人設卦生爻。立象繫辭。有以盡天下之變化。用易者所當擬議而法行之也。孔子意曰。伏羲畫卦。有卦之象。象也者。所以像天下之蹟也。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頤。紛繁雜亂。莫可紀極。而各有其形容物宜。於將畫卦時。彷彿其

形容其爲純陰純陽者何似。其爲雜陰雜陽者何似。擬諸心目間。於是畫卦以曲肖其物。宜如純陽之物。宜於三奇以象天。純陰之物。宜於三偶以象地。雜陰雜陽之物。如雷風山澤之類。各有所宜以象之。是故謂之象也。周公繫爻。有爻之辭。爻也者。所以效天下之動也。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變化云爲。莫可拘泥。而各有其會通典禮。於是觀於會聚之中。必有可通之理。以行其典常禮法。爲萬世準。於六爻之動。有循典禮而行者。繫辭焉以斷其吉。有背典禮而行者。繫辭焉以斷其凶。一一效而示之。是故謂之爻也。夫象言天下之至蹟。若可厭惡矣。然一陰一陽。理所必有。不可惡也。爻言天下之至動。若可紊亂矣。然一物一則。理所不渝。不可亂也。聖人立象繫爻。如此。用易者所不可須臾離也。是以君子將有言也。必觀象玩辭。觀變玩占。擬之象。爻而後言焉。將有動也。必觀象玩辭。觀變玩占。

議之象。爻而後動焉。擬之議之。而言有語默。危。孫。動有進退存亡。執兩用中。時措皆宜。以成人。事之變化。與天爲一矣。孔子言象爻之爲用如此。下引七爻。乃其例也。可見易象至蹟。而有至一者存。易爻至動。而有至常者存。所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帝王心法。亦不外乎此也。

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子曰。君子居其室。出其言善。則千里之外應之。況其邇者乎。居其室。出其言不善。則千里之外違之。況其邇者乎。言出乎身。加乎民。行發乎邇。覓乎遠。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。榮辱之主也。言行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可不慎乎。

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當知言行之貴於誠也。中孚九二之爻辭云。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孔子釋之。若曰。鶴鳴子和。我爵爾靡者。誠信感通之理也。而感通莫大於言行。君子居其

室在隱密之中。而出其言善。當乎天理。合乎人心。則在千里之外。此感彼通。必且從其善。而應之。況其邇者。善之所先及。有不應乎。居其室。在隱密之中。而出其言不善。悖乎天理。拂乎人心。則在千里之外。雖令不從。必且舍其不善而違之。況其邇者。不善之所先及。有不違乎。言如此。行可知矣。毋謂一言可忽也。言者。心之聲。天下皆屬耳焉。方自身出。卽已加乎民。而不可返矣。毋謂一行可忽也。行者。心之迹。天下皆屬目焉。方自邇發。卽已見乎遠。而不可掩矣。言之在君子。猶戶之運有樞。矢之發有機。樞運而戶必開。機發而矢必遠。言行如樞機之發。善則人應而榮。不善則人違而辱。乃榮辱所由感召之主也。不但此也。人與天地同此理。同此氣。言行而善。則和氣足以召天地之祥。言行不善。則乖氣足以召天地之殃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。亦由此也。可不戒懼謹獨而慎之乎。君子擬議此爻。

當謹其言行之發矣。按宋景三言而熒惑退舍。太戊脩德而祥桑立枯。言行動天地實理。感召然也。人君端拱深宮。一話一言。一事一爲。皆與四海相關。與天地相贊。不可不慎。惟在擇善立誠。以端其本。而後發號施令。頒條布政。皆主善以爲常。則萬姓咸仰大哉王言。亦見一哉王心。莫不是訓是行。近天子之光矣。

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子曰君子之道。或出或處。或默或語。一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。其臭如蘭。

此一節釋同人九五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當求同於心也。同人九五之爻辭云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孔子釋之若曰。同人九五與六二相應。同心者也。但隔於三四。不能遽同。始睽終合。故其爻辭云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蓋君子之道。其所以相同者。不在迹而在心。若就迹而論。或出而事君。或處而獨善。或默而

緘口。或語而論辨。似乎不同矣。原心而論。則
出處語默。自有相信於形迹之外者。寧有不
同者乎。夫人但患心不能同耳。苟二人之心
皆出於一。則彼此相孚。利害不能移。讒邪不
能間。舉天下之物。無足以阻隔之者。卽至堅
如金。其利足以斷之矣。由此發而爲言。非必
其雷同附和。自然同歸於道。同協於理。意味
深長。雖蘭之臭氣馨香。無以過之。則甚矣。同
人之道。不以迹而以心也。按同人二五同德
相孚。本爲正應。所不能遽合者。三四間之耳。
究之心既同。則始雖間阻。終必得合。此孔子
指出同心二字。與同人于野之旨。互相發明
也。

初六。藉用白茅。无咎。子曰。苟錯諸地而可矣。藉
之用茅。何咎之有。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爲物薄。而
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。其无所失矣。

此一節釋大過初六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
當知凡事之貴慎也。大過初六之爻辭云。藉

用白茅无咎。孔子釋之若曰。大過之初爻。以陰柔居巽下。敬慎小心。如將一物安置於地。必用白茅藉之者然。故爻辭云。藉用白茅无咎。蓋言敬慎之道也。彼一物也。錯置於地。已可以安矣。而又藉之以茅。自無覆敗之慮。何咎之有。此其心。蓋敬慎之至極。其委曲周到也。夫茅之爲物。至微薄。而用以藉物。則使物益安。其用不甚重乎。苟能慎持斯術。以往凡所設施。自无所失矣。按凡人處事。見爲可虞者。或能矜持。見爲已安者。易生忽畧。故聖人教人。雖於易忽之處。而益加以敬慎之心。憂勤惕勵。無時不以小心處之。思患預防。無在不於先事圖之。如是則理有萬全。事無一失。眞制事之良規。守身之要術也。

勞謙君子。有終吉。子曰。勞而不伐。有功而不德。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。下人者也。德言盛。禮言恭。謙也者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

此一節。是釋謙九二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

當知居功之貴謙也。言如永言孝思之言猶
思念也。謙九三之爻辭云。勞謙君子有終吉。
孔子釋之若曰。謙之諸爻無不謙者。而九三
有功勞而能謙。尤人所難。故其爻辭云。勞謙
君子有終吉。蓋善居功者也。彼勤於王事。可
謂勞矣。而不矜伐於人。勞而事成。可謂有功
矣。而不任德於己。此由其器識深沈。度量宏
遠。厚之至也。則夫所謂勞謙者。正語其以功
下人。而不伐不德者也。此其心何心哉。其心
嘗念德之存於己者。必欲其盛。故禮之接於
人者。必欲其恭。雖欲不謙。不可得也。然則謙
也者。凡以致其恭耳。而人道好謙。自然不疑
不忌。位可長保。而弗失矣。書有之。汝惟不矜。
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
功。其謙三之謂歟。蓋惟不矜不伐。而後天下
之功。能莫與竝焉。使有一毫自矜自伐之心。
則其有損於功能之數者。正復不少矣。是以
自矜者無能。自伐者無功也。聖人於此爻所

以極稱其美。以爲立功之善道歟。

亢龍有悔。子曰。貴而无位。高而无民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

此一節釋乾上九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當知持盈之道也。亢過於上而不能下也。乾上九之爻辭云。亢龍有悔。孔子釋之。若曰。乾之上九處陽盛之極。不知變通。而與時俱亢。故其爻辭曰。亢龍有悔。夫乾之上爻。何以有悔哉。九爲龍德。可謂貴矣。然不得陽位。是貴而无位也。居於上爻。可謂高矣。然純陽無陰。是高而无民也。九三之賢在下。而敵體不應。是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也。此猶人主傲物肆志。簡賢虐民。而爲亢龍之象也。如此則處亢之時。而與之俱亢。不知盈虛消息之理。一有所動。悔輒隨之矣。按盛衰循環。固必然之理。然時之必至於亢者。天也。能不與之俱亢者。人也。人主當此之時。苟能識時觀變。保泰持盈。則安富尊榮。位可長享。四海歸心。多士樂附。

則安富尊榮。位可長享。四海歸心。多士樂附。

又焉有亢龍之悔乎。至於爻辭。但言有悔而孔子釋之曰。動而有悔者。蓋當亢之時。宜靜而不宜動。上處亢而妄動。欲求無悔。難矣。通書云。吉凶悔吝。生乎動。吉一而已。動可不慎哉。亦足與孔子之意相發明云。

不出戶庭。无咎。子曰。亂之所生也。則言語以爲階。君不密則失臣。臣不密則失身。幾事不密則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

此一節釋節初九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當知凡事之貴密也。節初九之爻辭云。不出戶庭。无咎。孔子釋之。若曰。節之初九。居節之初。未可有爲。貴乎能節而止者。故其爻辭曰。不出戶庭。无咎。夫口舌爲召亂之端。故亂之所生。每以言語爲之階。如君爲臣謀。而能密其言。則終始交孚。自無奸邪之妬。若不密。則失其臣矣。臣爲君謀。而能密其言。則謀猷就理。自無反中之傷。若不密。則失其身矣。至於利害伏於幾微。成敗係於毫忽。所謂幾事也。能

密其謀。則無不成。若不密。則人忌其成。而樂其敗。是事可成。而自害之矣。是以君子戒之。慎密其言。而不輕出也。按古之人。君言語必飭。嘖笑必嚴。其深謀遠慮。雖左右近侍。不得窺其意旨。而爲之。臣者。周詳謹飭。守口如瓶。不敢以禁廷密勿之語。宣示外人。良有鑒於此也。然其慎密之事。文必出於大公。歸於至正。爲君者。必如宋太祖所云。我心如重門洞開。苟有私曲。人皆見之。爲臣者。必如司馬光所云。吾生平所爲。無不可對人言者。然後慎以將之。密以濟之。庶不失聖人立言之旨歟。子曰。作易者。其知盜乎。易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負也者。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。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。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。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。冶容誨淫。易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盜之招也。

此一節釋解六三爻義。言擬議此爻之辭。當度德而居位也。慢藏。不謹慎而暴露之意。冶

脩飾也。孔子意曰。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。易解之三爻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此言何謂也。蓋負也者。小人勞力之事。小人之所宜也。乘也者。君子所乘之器。君子之所宜也。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。處非其所。適啓謀利者覬覦之心。盜思奪之矣。其所以然者何哉。蓋小人竊據所乘。上則不忠而慢乎君。下則不仁而暴其民。謀利者得執之爲名。而盜思伐之矣。此豈人之咎哉。猶之我慢其藏。是我教人之盜之也。我治其容。是我教人之淫之也。易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正言六三無德據位。而爲盜之招也。此作易者所以爲知盜也。觀於此。則爲人臣者。當度德量力。不得妄居高位。以貽尸素之譏。爲君者。尤當辨材授官。不得輕襲名器。以開僥倖之路。庶幾政平事理。而無致寇之患也歟。

天一。地二。天三。地四。天五。地六。天七。地八。天九。地十。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

二十有五。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。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

此一章是言天地之數。由圖而載。揲著之法。由圖而出。統而歸之於神。而此二節。乃言河圖之數也。變化指五行之生成而言。鬼神指陰陽之屈伸往來而言。孔子意曰。昔伏羲時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。其背上旋毛。有自一至十之數。人但知其一六居下。二七居上。三八居左。四九居右。五十居中。而不知其何所屬。

山今觀之。天爲純陽。其數奇。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。則皆天數也。地爲純陰。其數偶。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。則皆地數也。河圖具天地之數如此。統而計之。彼一三五金屬天。是。天數有五也。二四六八十屬地。是地數有五也。五數在圖。各有定位。是爲五位。而五位又相得而各有合焉。何謂相得。一與二。三與四。五與六。七與八。九與十。奇在先。偶在後。其序秩然不紊。不有如兄弟之相得乎。何謂各有

合。一與六。二與七。三與八。四與九。五與十。奇
主施。偶主承。其交肫然無間。不有如夫婦之
有合乎。至若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。其數
二十有五。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。其數三
十。合天地之二數。則有五十有五。而相得有
合之數全矣。由此而變化於此成焉。蓋陽主
變。陰主化。天以一三五生水。木。土。陽變也。而
地以六八十化成之。地以二四生火與金。陰
化也。而天以七與九變成之。變起於天者。化
成於地。化起於地者。變成於天。人但知變化
之成。而不知所以成變化者。此數爲之也。由
此而鬼神亦於此行焉。一三三四五生數。來
而伸也。然始生雖來而伸。既生則往而屈矣。
六七八九十成數。往而屈也。然既成雖往而
屈。方成則來而伸矣。來與往相倚伏。而鬼神
遞運於不窮。屈與伸相始終。而鬼神默移於
無迹。人但知鬼神之行。而不知所以行鬼神
者。此數爲之也。其功用之妙如此。按興神物

以前民用。固非聖人不能。然皆本乎理之自然。未嘗強爲之說。故河圖之數。變化無窮。而對待流行。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。伏羲觀圖作易。以洩天地之奇文。孔子就易按圖。以明天地之常理。兩聖人之所見。如出一揆云爾。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爲二。以象兩。掛一以象三。揲之以四。以象四時。歸奇于扚。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扚而後掛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。凡三百有六十。當期之日。一篇之策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。當萬物之數也。

此三節。是言揲著之法。以見策數之各有所象也。衍。推衍也。四。四數之也。奇。零餘也。孔子意曰。河圖具天地之數。而聖人之著法。由此起焉。河圖之數。始於中宮。以中宮之五爲衍母。次十爲衍子。以五之一而乘其十。是謂小衍。小衍則一十矣。以五之一而各乘其十。是謂大衍。大衍則五十矣。故著策之數。有五十

焉。及其揲之也。以右手取一策。反于櫝中。虛
一不用。以象太極之體。其用止四十有九。於
是將四十九策。隨手中分。置之左右。左以象
天。右以象地。是分而爲二。以象兩儀也。隨取
右手一策。掛於左手小指之間。以象人處天
地之中。是掛一以象三才也。於焉兩手所分
之策。多寡猶未辨也。乃用左手取左傍之策。
以右手四四揲之。復同右手取右傍之策。以
左手四四揲之。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。是揲
之以四。以象四時也。四數之後。各有零餘。於
是將所揲餘策。或一或二。或三或四。扞於左
手第三四指之間。亦猶一歲之中。氣盈朔虛。
積之以成閏。是歸奇于扞以象閏也。然不惟
扞而又再扞者。何也。蓋一歲之中。氣盈六日。
朔虛六日。積三歲多三十六日。以三十日爲
一閏。其餘六日。又遲二歲。則更積二十四日。
合前所餘六日。共三十日。爲再閏。是謂五歲
再閏。曆法如是。故揲著之法。旣揲左而扞左。

又揲右而扞右。則前之策無餘矣。然後別起掛揲。以為後揲之端。亦猶五歲之有再閏也。著既揲矣。而過揲之策。亦各有所象焉。蓋揲著之法。每一變後。餘四者為奇。餘八者為偶。奇圓圍三。偶方圍四。三用其全。四用其半。以三變之餘。通計之。去其初掛之一。餘一十二策者。謂之三奇。一奇圍一三。則三奇共圍三三。而為九。九者。老陽之數也。餘二十四策者。謂之三偶。一偶用一四之半。則三偶用三四之半。而為六。六者。老陰之數也。餘十六策者。謂之二奇一偶。其數得八。而為少陰。餘二十策者。謂之二偶一奇。其數得七。而為少陽。老陽餘一十二策。則過揲之數。有三十六策也。一爻三十六。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矣。老陰餘二十四策。則過揲之數。有二十四策也。一爻二十四。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。合乾坤六爻之策。凡三百六十。與期之日。適相當焉。蓋一歲之中。雖有氣盈朔虛之不同。三百六十

日其常也。至於二少過揲之數。合之亦總不外三百六十。可見時令之行。歲序之紀。無不出於其中。聖人豈無本而臆爲此法者乎。統上下經二篇過揲之策計之。二篇中之陽爻。皆乾也。陽爻百九十二。每一爻三十六。則有六千九百一十二策。二篇中之陰爻。皆坤也。陰爻百九十二。每一爻二十四。則有四千六百八策。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。適與萬物之數相當焉。蓋物之形化氣化。雖不同。而萬其大數也。按揲著之理。於至明顯中。寓精微之妙。其適相符會。若有天造地設。而非人力所能參者。其揲之之法。當參觀之。易學啓蒙一書。則如指諸掌矣。

是故四營而成易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天下之能事畢矣。顯道神德行。是故可與酬酢。可與祐神矣。子曰。知變化之道者。其知神之所爲乎。

此五節。是言成卦之次第。及卦變之妙用。又

總數法而歸之於神也。引。加長也。伸。舒展之也。長。增益之也。神德行。卽鼓舞盡神之謂。使之莫知其然而然也。孔子意曰。夫著法既合於造化如此。若用之以求卦。又有序焉。不可紊也。凡卦始於一變。謂之易。而易何自成乎。分二。掛一。揲四。歸奇。經四番經營。然後或爲奇。或爲偶。而易自此成矣。此一變也。由是三變成爻。積之十有八變。則六爻皆成。然後內外以全。貞悔以備。而卦於是乎成矣。然此乃大成之卦也。未有內卦不立。而成外卦者。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。則三畫以具。或爲乾坎艮震。或爲巽離坤兌。雖外卦尚須九變。然內體之卦。從此已立。而可謂之小成矣。六爻既備。卦變亦可考而知焉。一卦之中。老少形而動靜異。或變在動。或變在靜。引其變之端。而伸之。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。一卦既變。諸卦不可類推乎。卽以引伸者。觸其類而長之。則卦卦可變爲六十四卦。由是吉者趨。凶

者避天下之能事。畢具於此矣。著卦之變如此。其功用何如哉。吉凶有不易之理。則曰道。道至微也。而易有辭以顯之。趨避之理。得之心而見之行。則曰德行。德行至顯也。而易有數以神之。夫惟顯之神之如此。是故明則有功於人事。方卜筮之時。受命如嚮。儼若賓主之酬酢焉。幽則有功於造化。開天下之志。成天下之務。有以贊神化之不及焉。故曰天下之能事畢也。夫人能因數以成變。因法以明理。知數法之變化者。其知出於理勢之自然。而非人力之可與者乎。數也。法也。一變化也。其不得不變。不得不化者。神也。知變化。則知神矣。按天地間。有理則有氣。有氣則有數。龍馬鍾天地之靈。洩天地之秘。其背上旋毛。不過自一至十之數耳。而五行之生成。造化之功用。悉其焉。聖人起而制揲著之法。爲天下萬世明得失。決趨避。其裨益於人世者。豈淺鮮哉。有河圖而天地之數明。有聖人而圖數

之功顯。此數學之所以大。而聖人之所以幽贊神明也。

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以言者尚其辭。以動者尚其變。以制器者尚其象。以卜筮者尚其占。

此一章。是言易之有功於天下。聖人之有功於易。而首一節。正言易之爲用至大也。器一定之理。變七八九六之變。象老少動靜之象。孔子意曰。聖人本道以作易。易之既作。道即在易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四者何。辭變象占。

是也。聖人以道而繫之於辭。固曲中而不越者也。人之欲以言商確乎事者。尚乎卦爻之辭。以爲言。則淺深詳畧。各當其可矣。聖人以道而裁之爲變。固屢遷而不居者也。人之欲以動措置乎事者。尚乎卦爻之變。以爲動。則經權常變。不膠於一矣。彼裁制於心。而欲事有定理者。是謂制器。則尚乎陰陽老少之象。蓋象者。變之已定者也。尚之則確然不易。可以成務矣。彼兩可於心。而欲決其所疑者。是

嚮上聲
与嚮音同
何以爲記
乎

嚮

謂卜筮則尚乎吉凶得失之占。蓋占者辭之已決者也。尚之則從違已斷。可以通志矣。於此可見易之道開於天地。成於聖人。用於天下。大而家國天下之事。小而日用事物之理。易皆有以範圍之而不能外。大哉易之用乎。是以君子將有爲也。將有行也。問焉而以言。其受命也如嚮。无有遠近幽深。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。其孰能與於此。

此一節是言尚辭尚占之事也。爲爲之於身

也。行行之於天下也。命卜筮者之言也。如嚮

應之速也。孔子意曰。人之所以尚辭尚占者

以辭占之至精也。是以君子將有爲於一身

將有行於天下。此時吉凶未定。抱蓍問易。求

卦爻之辭。占以決其從違。易則受人之命。隨

叩隨答。應之甚速。如嚮之應聲。凡遠而時地

之遼廓。近而時地之現前。幽而事幾之潛藏

深而人心之不測。无有遠近幽深而來物之

吉凶無不周知焉。此由辭占之理。純粹不雜。

嚮

嚮

其於天道人事。究極微密。惟天下之至精。故能如此。非然者。安能應之速而無遺如此哉。按辭占爲卜筮而設。而孔子謂之至精者。蓋易之理。上窮天道之蘊。下推物則之原。細微曲折。無一滲漏。則豈獨爲卜筮之書哉。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通其變。遂成天地之文。極其數。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。其孰能與於此。

此一節是言尚象尚變之事也。參參酌之意。伍互合之意。錯綜卽以參伍者而錯綜之。考覈之意。孔子意曰。人之所以尚象尚變者。以象變之至變也。蓋卦始於一變。而變何以成。是有參伍之法在。始則參之。各數其左右之所歸。繼則伍之。總數其左右之所扞。則其策或八九之多。或四五之寡。而其變成矣。此四營成易。所謂一變也。凡爻成於三變。而爻何以成。是有錯綜之法在。卽其參伍者。分之左右。交錯以稽其變。列之低昂。總挈以合其歸。

則其數或九六爲老。或七八爲少。而其數明矣。此三變成爻。所謂一爻也。然則參伍以變。特一變耳。尚未成爻也。通三變而皆此參伍。則天地之文。不成於通變中乎。蓋天地之文。陰陽老少而已。變既通。則奇偶錯陳。老少間。灑。宛然天經地緯。燦然而成章矣。錯綜其數。特三變耳。尚未成卦也。極六爻之數。而皆此錯綜。則天下之象。不定於極數中乎。蓋天下之象。陰陽動靜而已。數既極。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。宛然事物之象。一定而不易矣。此由象變具圓神之德。妙屢遷之用。惟天下之至變。故能如此。不然者。安能成文定象若此哉。按象變祇此著數。而謂之至變者。蓋象變之在易。活潑流動。無一毫凝滯之累。故能奇偶動靜。惟變所適。而文與象已具焉。此以動以制器者。所以必尚之也。易无思也。无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與於此。

此一節是極言精變之妙也。神卽精變之所爲。非精變之外別有神也。孔子意曰。嘗統精變之妙而計之。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凡物有心。則有思有爲。易无心也。何有於思。何有於爲。方其著未揲。卦未求時。辭占象變。泯然無迹。寂然不動也。及其感而揲著求卦也。則受命如響。來物遂知。文象遂見。則感而遂通矣。天下之事。本有吉凶。易則直指吉凶以示人。所謂通天下之故也。若此者。以辭占至精而精之所通者。無方。象變至變而變之所通者。無體。惟天下之至神。故能如此。非然者。安能體用交備。動靜咸宜。若此哉。蓋凡天下之物。一於寂者。淪於無。倚於感者。滯於有。皆非神也。易則无思而无不思。无爲而无不爲。是以寂不終寂。感而遂通。洵乎精變之至。神妙無方也。此聖人繫辭觀變。畫象玩占之功。濟萬世而不窮者歟。

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。故能

通天下之志。唯幾也。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唯神也。故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子曰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。此之謂也。

此三節。究言易道本於聖心。而贊聖人作易之功大也。孔子意曰。夫易固至精至變至神矣。然非易自能精變神也。聖人爲之也。天下吉凶禍福之理。隱於無形。謂之深。深則最難測識。而易之卦爻無不備也。陰陽老少。兆於微茫。謂之幾。幾則極難剖判。而易之著策。無不具也。夫卦爻所具。幽遠不測之深。著策所備。微茫難判之幾。乃聖人所以究而極之。精而研之。著爲辭。占制爲象。變以開示。夫天下後世者也。極深以爲至精。研幾以爲至變。而神卽寓於精變之中矣。易之至精。旣由聖人之極深而成。是辭占所具。皆幽遠莫測之深也。唯深故受命如嚮。遂知來物。而有以通天下之志。易之至變。旣由聖人之研幾而成。是著策所兆。皆微茫難判之幾也。唯幾故成文。

定象制器斷疑而有以成天下之務。唯深幾皆出於自然而神也。故无方无體感而遂通。不必疾而自速不用行而自至也。吾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。正謂聖人極深而爲辭。占可以通志。研幾而爲象變。可以成務。而通志成務。一統於至神之謂也。可見聖人之道陰陽不測之神也。按上章總言易之神。此言易之神。足爲人尚。而實本聖心之神。推之爲大易之神。從分之爲辭。占象變。統之爲精變。神而實本於聖人。極深研幾之一心。然則欲求聖人之道。而會聖心之神者。舍學易曷由哉。

子曰。夫易何爲者也。夫易開物成務。冒天下之道。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。以定天下之業。以斷天下之疑。

此一章專言卜筮。而此一節則統論易爲通志成務。斷疑之書。以明易之功用大也。易指著卦爻言。物指人言。開物謂使人知吉凶。成

務謂使人知趨避。冒謂統括也。孔子意曰。夫易有著有卦。有爻。更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而成書。必有莫大之用。真乎其中。而易果何爲者也。夫易恐人迷於吉凶。而得告吉。失告凶。以開發夫顛蒙。恐人眩於趨避。而吉使趨。凶使避。以成就夫事務。且天地人物之理。盈虛消息之數。無不該括於卦爻之中。而統冒夫天下之道焉。易之爲用。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聖人欲開天下之物。而不能自開也。故制爲卜筮。使人不迷乎吉凶。以開通天下之志。欲成天下之務。而不能自成也。使人因卜筮所告。而勇於趨避。以成定天下之業。欲冒天下之道。使巨細靡遺也。故立卦生爻。使人觀象玩辭。不惑於義理。觀變玩占。不淆於從違。以斷天下之疑焉。易之有關於民用如此。聖人作易。烏可已哉。按人生而蒙。愚昧未明。有父兄之教。不能入。帝王之令。不能行者。易昭告吉凶之道。如夢頓覺。故曰開。自建侯行師。

用獄治曆。以至纖細不可枚舉。易斟酌從違之宜。受命如嚮。使人鼓舞不倦。有始有終。故曰成。上自造化氣運之大。下及人心念慮之微。遠近幽深。自卦爻一設。包舉其中。一無所遺。故曰冒天下之道。是易賴聖人以成能。斯百姓皆可以與能也。

是故著之德圓而神。卦之德方以知。六爻之義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。退藏於密。吉凶與民同患。神以知來。知以藏往。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古之聰明睿知。神武而不殺者夫。

此一節是言著卦爻之德。本於聖心。以明作易之原也。圓神。謂變化莫測。方知。謂定理昭然。易貢。謂變易以告人。孔子意曰。夫聖人何以能通志成務。斷疑也。以著卦爻也。是故易有揲著之法。其奇偶老少。參伍錯綜。圓通不滯。而神妙莫測。其德不圓而神乎。揲著所得之卦。其中吉凶得失之理。盈虛消息之數。燦然備陳。而範圍莫過。其德不方以知乎。至發

揮於剛柔。而效天下之動者。爻也。爻各一其位。位各一其時。事因時變。辭以情遷。其隨時化裁之義。非變易以貢人之求者乎。此其所以能通志成務。斷疑也。夫著卦爻。固足以通志成務。斷疑矣。使非聖人有洗心之功。則亦烏能出其心之神。知以生著立卦生爻哉。聖人知吾心之神。本能知來。吾心之知。自足藏往。但恐洗心之功不純。使此心馳驚而不存。物我有間而不公。吾心遂昏昧而不神。障蔽而不知耳。聖人知其如此也。以此日新又新。洗濯其心。不使有一塵之累。復凝精聚神。斂視返聽。退藏於宥。密淵深之地。而存存不息。且物我之見皆忘。彼此之形悉化。或吉或凶。與民同患。由是一心澄定。全體瑩然。凡吉凶未兆。謂之來。來固未易知也。而聖心之神。善必先知其吉。不善必先知其凶。光照所燭。巨細靡遺。事理已定。謂之往。往亦未易藏也。而聖心之知。所見以爲可者。千百世莫能移。所

見以爲否者。千百世不能外。睿照所及。確不可易。知來藏往。聖心之神。知如此。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唯古之聰明睿知。神武而不殺。伐之聖人。始能不假著卦爻而知吉凶也。夫按上章言易之辭。占象變爲聖人極深研幾之書。此章揭出洗心二字。正極研之實功。作易之大原也。吾心之神。卽天地萬物之神。人皆有此心。心咸具此神。然知來藏往。獨讓聖人。而他人不能者。有所蔽也。其有所蔽者。無洗心之功也。聖人能洗其心。故能全其神。退藏者存存不息也。同患者。物我無間也。知來藏往。則其自然之能事也。孔子不惑知命耳。順從心。非洗心之純。何以臻此哉。

是以明於天之道。而察於民之故。是與神物以前民用。聖人以此齋戒。以神明其德夫。

此一節。是直指聖人與著之實也。與神物謂制牒著之法。齋謂齊在內之思慮。戒謂閑在外之物誘。孔子意曰。夫聖人神之知。既迴絕

乎人。是以洞燭乎天道之盈虛消息。而契吉凶之原。詳審乎民情之愛惡攻取。而識吉凶之故。於是制爲揲著求卦之法。出吾心之神知。與此神物。以通志成務。斷疑而前。民用焉。民用前而民行濟。聖人吉凶同患。知來藏往之神。知及於天下後世矣。然非有洗心之功。不及此。聖人所以湛然純一。齊其思慮。肅然警惕。閑其外誘。以神明其德。而使之能知來藏往者。其以此夫。按齋戒二字。便是聖人洗心之功。聖人有洗心之學。然後有神知之用。亦必有洗心之學。然後能出其心之神知。以與神物而前。民用。至神物與而民用前。則一時用之。聖人之神明。及於一時。萬世用之。聖人之神明。通於萬世矣。使不能齋戒以洗其心。則吾之德。先有所滯。而不神。有所蔽。而不明。亦烏能明天道。察民故。與神物以前。民用哉。

是故闔戶謂之坤。闢戶謂之乾。一闔一闢謂之

變往來不窮。謂之通見。乃謂之象。形乃謂之器。制而用之。謂之法。利用出入。民咸用之。謂之神。此一節詳言制著之由。以明前民用之實也。闔戶。指氣機收斂言。闢戶。指氣機發生言。見謂萌芽初生形。謂體質已成。制用謂制爲揲著之法。用之以王吉凶也。孔子意曰。夫神物與於聖人。而生於天地。是故造化一氣流行。卽萬物出入之戶。時乎靜而氣機收斂。如戶斯闔。陰氣用事。故謂之坤。時乎動而氣機發生。如戶斯闢。陽氣用事。故謂之乾。一闔一闢。陰陽交換。如環無端。不謂之變乎。闔極而闢。闢極而闔。流行旋轉。往來不窮。不謂之通乎。夫乾坤變通。化育之功如此。由是自無生有。萌芽初見。彷彿未形。止謂之象。及其著見。成形。體質已具。一定不移。乃謂之器。象器既具。而著生於其中矣。聖人法乾坤之道。準變通之宜。制爲大衍五十之數。使人用以筮。而四營成易。十有八變成卦。受命如嚮。感而遂通。

不謂之法乎。由是法立而出入之度以昭民
用之出而利。民用之入而利。一出。一入。民咸
用之。鼓舞於趨避。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不謂之
神得乎。此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之實也。按
蓍亦植物中之一物耳。使不遇聖人。何由而
知爲神物。使非聖人神明化裁制而用之。則
神物終屬無用之物。亦烏能自蓍其神耶。故
神物非神。必經聖人之裁制。而後成其爲神。
至於利用出入。民咸用之。則聖心之神。直貫
乎天下後世矣。故謂神爲蓍之神可也。謂神
爲民之神亦可也。其實皆聖人之神。借助於
蓍之神。以鼓舞乎斯民之神耳。

是故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
八卦。八卦定吉凶。吉凶生大業。

此二節。是言聖人畫卦之序。以徵民用之所
由前也。太極。謂至極無上。以主宰萬化之理
言。兩儀。謂奇偶。四象。謂老陰老陽。少陰少陽。
八卦。謂乾。兌。離。震。巽。坎。艮。坤。孔子意曰。聖人

既興著以妙其用。必先有卦畫以立其體。是故儀象八卦。皆陰陽之變化。所謂易也。易固生生不已。變化無端矣。然必有至一不變之理。主宰於中。以爲生生之本。大極是也。大極動而生陽。聖人因畫一奇以象陽。靜而生陰。聖人因畫一偶以象陰。大極生兩儀。而兩儀一犬極也。兩儀之上。各加一奇一偶。而太陽少陰。太陰少陽之四象生焉。太陽少陰之上。再加一奇一偶。而生乾兌離震。太陰少陽之上。再加一奇一偶。而生巽坎艮坤。四象生八卦。而四象八卦亦一太極也。由是八卦既成。引伸觸類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。莫非八卦之錯綜變化。其間時有消息。位有當否。得失既殊。吉凶立判。八卦不可以定吉凶乎。吉凶既定。趨避昭然。一時用之。可生一時之大業。萬世用之。可生萬世之大業。真可以通志成務。斷疑。而前民用也。又何一非太極之所生所定耶。按易之八卦方圖。具有生兩生四

生入之象。儒者相傳以爲畫卦之由。但細玩定吉凶。生大業之言。分明是揲著之事。則兩儀四象。卽揲著所得。或四或八。奇偶兩儀。三奇三偶之老陽老陰。一奇二偶。二偶二奇之少陽少陰也。下文云。易有四象。所以示也。若以四象爲指兩畫言。如何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乎。此章先言著之德。次言卦爻之德。昔者聖人章。先言生著。後言立卦生爻。分明有著而後有卦有爻。生著五卦生爻。是一時事。人知揲著爲後人用易之法。而不知卽聖人作易之原。上言與神物以前民用。繼言制而用之。謂之法。而易有太極。則詳言與著制法之序也。易者。儀象卦爻也。太極者。大衍之數也。兩儀者。四營所成之奇偶也。四象者。三變所得之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也。八卦者。十八變所成六畫之卦也。言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。十八變所成之卦。始可以定吉凶。生大業。若三畫之卦。如何定吉凶。生大業乎。或疑

太極如何是大衍之數。曰。聖人明言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用者太極之用。其一卽太極之體。體靜而用動也。乾坤之策。三百六十。二篇之策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。六十四卦之策。妙合天地萬物之數。而皆統括於衍數之中。故自其數之推衍。無可復加而言謂之大衍之數。自其範圍天地萬物。包含儀象卦爻而言。謂之太極。先儒周敦頤所論太極。指無聲無臭之理言。所謂兩儀。指天地流行真陰真陽之氣言也。孔子所謂太極。指統括天地萬物之衍數而言。所生兩儀。指分二掛一。揲四歸奇。所得或四或八之奇偶而言也。周子借太極二字。論天地生生之理。孔子則詳言制法興著之序。義各有屬。其實大衍之數。原從圖書中五衍成。括盡天地萬物之數。而中五渾淪未發。括盡天地萬物之理。是言數而理卽寓於數之中。言理而數卽含於理之內。神而明之。非有二也。

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。變通莫大乎四時。縣象著明。莫大乎日月。崇高莫大乎富貴。備物致用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。莫大乎聖人。探賾索隱。鈞深致遠。以定天下之吉凶。成天下之亹亹者。莫大乎蓍龜。

此一節是卽造化人事。而極贊蓍龜之功用大也。孔子意曰。易能定吉凶。生大業。功用之大如此。試再卽造化人事而究論之。是故有形可法。有象可像者。莫大乎天之無不覆地。之無不載也。而天地之變化莫測。流通不窮者。莫大乎四時之推遷錯行也。至縣象於上。而著明於下者。莫大乎麗乎天之日月也。若夫效天法地。而成位乎中。則端有藉夫崇高之位。而崇高莫大乎富有天下。貴爲天子焉。若夫效四時之變通盡利。神化宜民。則端有賴夫制作之利。而廣備諸物。因其材質。以致之於用。竭耳目心思。立一成之器。以爲天下萬世之利者。莫大乎聰明睿知之聖人焉。若

夫法日月之明。極制作之大。探討夫事理之
繁。蹟而精識其原。詳索夫事機之隱伏。而洞
悉其故。研究夫性命不測之深。而鈎之使顯。
窮極夫千萬里千百世之遠。而致之使近。因
明得失之報。以定天下之吉凶。使之勇於趨
避。鼓舞不倦。成天下之亶亶者。有大乎聖人
所制之著龜者哉。甚矣。聖人與神物之功夫
也。按自古著龜竝重。此章但專言筮法。首節
言易爲開物成務。冒道之書。次節卽言著卦
爻之德。是明言易爲著卦爻也。二節言與神
物以前民用。與神物。卽立揲著之法。四節言
著生於天地。制於聖人。太極二節。則詳言生
著立卦之序。以明前民用之實也。前後俱是
論著。所謂莫大乎著龜者。乃因著及龜。見著
之定吉凶。成亶亶。與龜同耳。聖人與之制之
則之。總是揲著之事。時講著龜竝重。失聖人
立言之旨矣。

是故天生神物。聖人則之。天地變化。聖人效之。

天垂象。見吉凶。聖人象之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易有四象。所以示也。繫辭焉。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凶。所以斷也。

此二節。究言聖人作易之由。以明通志成務斷疑之故也。神物與前神物同。指著言。變化指陰陽言。垂象。指日月星辰言。四象。謂陰陽老少。示。謂示人以趨避動靜之宜。孔子意曰。夫著之定吉凶。成壘壘。既與龜同。則聖人與著之功大矣。是故易之有著也。非聖人自爲之也。著之生也。一本百莖。下有神龜守之。固天生神物也。聖人則之。立揲著之法。而圓神之德備焉。易有卦象。內含變化。亦非聖人意爲之也。天地陰陽闔闢變化無窮。聖人效之。畫卦立象。變動不拘。剛柔相易。而方知之德備焉。易有吉凶之辭。亦非聖人自爲之也。天垂日月星辰。循序失序之象。而見得失吉凶之徵。聖人象之。繫彖爻吉凶之辭。而易貢之義昭焉。然則著也。卦也。爻也。無一而非易也。

實無一而非數也。是豈無所則哉。天不愛道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。以五生數。統五成數。而同處其方。數之體也。地不愛實。神龜載書而出於洛。以五奇數。統四偶數。而各居其所。數之用也。總之皆易理也。聖人則圖而用摩盪之法。其所爲儀象八卦者已備。則書而用縱橫交錯之法。其所爲儀象八卦者亦符。易皆因造化而作也。聖人豈強爲哉。合而觀之。易有七八九六陰陽老少四象。所以示人以動靜從違之準。而通天下之志也。於象之所示而繫以彖爻之辭。所以告人觀象玩辭。觀變玩占。而定天下之業也。且卦有大小。辭有險易。因其得失。而定其或吉或凶。所以決其何者當趨。何者當避。而斷天下之疑也。易之爲用。豈不大哉。按此章頭緒甚多。總是承上章言著之所未備。故朱子以爲專言卜筮。然要皆原於造化。而神明於聖人之一心。聖人能洗心以神明其德。故能則之。效之。象之興著。

立卦生爻。以通志成務。斷疑。建範圍。天地之業。曲成萬物之功。聖人作易之本。既自洗心中來。後之學易者。苟無洗心之功。則又焉能神明其意。而收寡過之效哉。

易曰。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子曰。祐者。助也。天之所助者。順也。人之所助者。信也。履信思乎順。又以尚賢也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也。

此一節是釋大有上九爻義。見惟德可以動天也。此節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。孔子意曰。易大有上九曰。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天豈私祐上九哉。有所以致天之祐者在也。蓋祐之爲言。助之義也。天人雖殊。理則一致。天之所助者。順也。順則不悖於理。故天助之。人之所助者。信也。信則不欺乎人。故人助之。天人所助。既在順信。則不必問天。不必問人。但問我之順信何如耳。今上九以剛居上。而能下從六五。是身所履者信。而動必以實。心所思者順。而慮以下人。以此信順。又專尚六五之賢。

如此滿而不溢。盡處有之道。而克當天心。是以自天祐之。而吉無不利也。按爻但言天。而孔子兼言人者。天空虛無憑。而人真實可據。倘言天。不言人。恐人疑其爲矯誣上天。且懼世之不盡人事者。或諂事鬼神。妄希福祐。故以人之所助實之。見上九之所謂天助者。實不出此人助之外也。

子曰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然則聖人之意。其不可見乎。子曰。聖人立象以盡意。設卦以盡情偽。繫辭焉以盡其言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鼓之舞之以盡神。

此一章見易爲聖人盡意之書。用易者貴神明其意。而此一節則先言聖人作易之事也。象指卦畫奇偶言。卦指六十四卦言。孔子意曰。流行於天地萬物。則爲道。存於聖人之心。則爲意。意發而爲言。言筆之爲書。是道意者言。而載言者書也。然書固所以載言。而實不能盡言。言固所以道意。而實不能盡意。然則

聖人明道覺世之意。其終隱而不可見乎。非也。聖人知天地萬物之理。不外陰陽。於是畫一奇以象陽。畫一偶以象陰。則大而天地。小而萬物。精入無形。粗及有象。悉包括於中。而聖人之意盡矣。然人之善惡萬變。不越情僞兩端。使無道以彰其情僞。聖人之意猶未盡也。於是卽八卦奇偶之象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。卦有陰陽淑慝。而人之愛惡取舍。事變萬端。莫能逃其範圍。豈不可以盡情僞乎。又懼人不能卽象以會意。卽卦以究情僞也。復卽象之失得。卦之大小。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。以盡其言。使人因言以會意。因言以辨情僞。而聖人之精蘊益以闡矣。夫聖人之意。固欲以利天下也。人亦孰不欲利。特無聖人之辭以指示之。因冥行罔覺。窮弗能變。變弗能通耳。聖人旣立象設卦。復繫以辭。明示天下後世。以窮變通久之道。天下後世之人。靜則觀其象。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。而玩其占。自

能通變趨時。無往弗順。且趨避之際。鼓舞不
倦。莫測其端。莫知其然。非所以盡利盡神乎。
至於盡利盡神。而聖人之意。尚有弗盡乎。按
聖人作易之意。總是教人趨吉避凶。而吉凶
原於善惡。善惡根於情。僞。順其性。則爲情。拂
其性。則爲僞。情則爲君子。僞則爲小人。故從
來純忠至孝。祇求愜乎至情。而元惡巨慝。總
以行其大僞。孔子釋乾二爻曰。閑邪存其誠。
誠者情也。邪者僞也。使人人皆能閑邪存誠。
祛僞盡情。而聖人之易。亦可弗作矣。無如人
之行詐者多。率性者少。始或徼倖一時。終必
納諸罟獲陷阱。而罔知趨吉避凶之道。此立
象設卦繫辭之所以不容已也。

乾坤其易之緼耶。乾坤成列。而易立乎其中矣。
乾坤毀。則无以見易。易不可見。則乾坤或幾乎
息矣。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
化而裁之謂之變。推而行之謂之通。舉而措之
天下之民。謂之事業。

此二節見易不外於乾坤。以明聖人立象盡意之實也。縕。衣中之絮。謂包蓄也。乾坤指卦畫奇偶言。乾坤息之乾坤。指天地之功用言。孔子意曰。夫立象所以能盡意者。以聖人之意盡於易。而易盡於乾坤也。六十四卦。莫非乾坤之變化。故易得乾坤而成易。猶衣得絮而成裘也。試觀乾父坤母。左右成列。而陰變爲陽。陽變爲陰。變化無方之易。已立乎其中矣。使乾坤卦畫毀而不立。則不知何者爲陰何者爲陽。是乾坤毀。則无以見易也。聖人因天地有自然之易。故畫卦作易。以形容之。使人卽乾坤卦畫之變化。因以識天地陰陽之變化。此畫卦立象之旨也。若乾坤之卦畫。毀而不可見。則陰陽變化之妙。無由而測識其端。而乾坤之功用。或幾乎息矣。乾坤之功用。幾息。而聖人之意。又何由而見耶。甚矣。立象之不可已也。是故乾坤一奇偶也。奇偶一陰陽也。自其超於陰陽奇偶之外。而不以形象

囿者形而上者也。斯則太極真機。主宰夫有
形之器者。謂之道。道固乾坤之精也。若夫有
形可見。有象可求者。形而下者也。斯則有體
有質。承載夫無形之道者。謂之器。器乃乾坤
之迹也。因乾坤自然之化。而制爲七八九六
之數。剛柔相推。陰陽互易。不可爲典要。惟變
所適。故謂之變。推此化裁之變。而行諸日用
動靜之間。則吉凶明。而趨避決。事無疑。而行
不滯。不謂之通乎。舉此變通之法。措諸天下
之民。使天下之民。皆知變通趨利。鼓舞不倦。
則志通務成。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。孰有大
於此者哉。信乎乾坤爲易之緼。而立象果足
以盡意也。按形上形下二語。論道器精粗。最
爲該括。乾坤二字。有指天地陰陽言者。有指
卦畫奇偶言者。自卦畫言之。則卦之奇偶。爲
形下之器。而奇偶中所寓之精意。乃形上之
道。自天地陰陽言之。則成象於天。成形於地
者。爲形下之器。而主宰夫是。綱維夫是。弗見

弗聞。無聲無臭者。乃形上之道。合陰陽奇偶言之。則一陰一陽流行不息。盛德大業。化育無窮者。形而上之道。而象者像此。爻者效此。剛柔奇偶。確然可據者。乃形而下之器也。要之非道無以宰器。非器無以顯道。有隱見之別。無彼此之分。知此則知聖人立象盡意之旨矣。

是故夫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。而擬諸其形容。象其物宜。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而觀其會通。以行其典禮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。是故謂之爻。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。化而裁之存乎變。推而行之存乎通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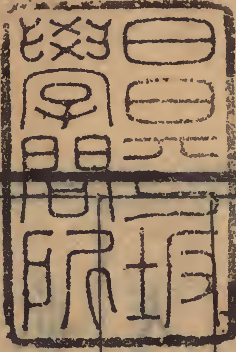
此三節是申言象所由立。以示用易者。貴卽象以會意。得意而忘象也。上言謂之變。謂之通。指作易言。此言存乎變。存乎通。指用易言。明。謂明卦爻變通之理。孔子意曰。聖人固立

象盡意矣。夫象豈無所見而能立哉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。莫非道也。於是擬諸其形容而畫卦立象。以象其事物之宜。是象乃以象乎其賾者也。是故謂之象。象立而卦立。卦立而爻生焉。爻亦非無所見也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亦莫非道也。於是卽其動而觀衆理之統會。以求一理之可通。卽可通之一理。以立爲不易之典常。合此典常。則繫辭焉。斷其爲吉。悖此典常。則繫辭焉。斷其爲凶。是爻乃

以效乎其動者也。是故謂之爻。可見象爻雖形下之器。而實寓夫形上之道。故極天下之賾。而精粗靡不窮盡者。實存乎卦。觀於卦畫之純雜。而天地之撰。萬物之情。皆可會也。舍卦而何以極天下之賾也。鼓天下之動。而使之亶亶不倦者。實存乎彖爻之辭。玩其辭之何以吉。何以凶。而趨避之意。不覺踴躍奮迅。油然而生也。非辭而何以鼓天下之動也。化裁謂變。是易中已具化裁之變。以備人揲著

之用。人苟欲決從違。審動靜。化裁適宜。卽存乎七八九六之變。察其陰陽老少。而動靜從違之宜決矣。推行謂通。是易中原有可行之通。以備人推行之用。人苟欲趨夫吉。避夫凶。通達無碍。卽存乎變化可行之通。宜動則動。宜靜則靜。自然動靜允協。行無弗利矣。夫卦爻雖具此變通之理。而天下未必皆善用易之人。以其滯於象器。而不能神明其意。卽不能神明其道也。誠能齋戒洗心。以吾心之神。會作易之神。卽象以識其意。卽器以悟夫道。此存乎善讀易善用易之人。而未可概責之天下也。若夫神明於心。卽默成於身。不睹不聞之際。有聞然日省之功。不徒事言論講說。而存存不息。無一毫虛僞欠闕。此非素有脩德凝道之學。至於德成行備者不能也。豈不存乎德行哉。按孔子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夫君子固所稱神明默成之人。

也。所以觀象玩辭者。正以卦能極天下之蹟。辭能鼓天下之動也。所以觀變玩占者。正以化裁存乎變。推行存乎通也。自天祐之。不亦宜乎。



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六終

文政壬午

